

梨花雪

Lihpo
Hue Hou



东篱菊隐◎著

不爱官墙柳，只被前缘误。花开花落自有时，总赖东君主。
去也无从去，住也如何住，若得江上泛扁舟，妾愿随君住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梨花雪

Lihua Xue Hou 东篱菊隐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001	· 第 一 章 · 虎穴初探
016	· 第 二 章 · 将计就计
025	· 第 三 章 · 逃离虎穴
038	· 第 四 章 · 云游天下
047	· 第 五 章 · 不速之客
058	· 第 六 章 · 温暖家庭
071	· 第 七 章 · 微澜起伏
082	· 第 八 章 · 南帝现身
093	· 第 九 章 · 风雨欲来
103	· 第 十 章 · 惊入龙潭
114	· 第十一章 · 凤凰殿主
122	· 第十二章 · 虚与委蛇
131	· 第十三章 · 初经阴谋

Contents 目录



139	· 第十四章 · 富氏父女
146	· 第十五章 · 小试牛刀
153	· 第十六章 故人随心
162	· 第十七章 斥逐离宫
172	· 第十八章 兰殿染血
179	· 第十九章 兄妹重逢
186	· 第二十章 被挟出宫
195	· 第二十一章 回到原点

202	· 第二十二章 浴火重生
207	· 第二十三章 刻意复宠
216	· 第二十四章 供养画像
224	· 第二十五章 代摄后宫
244	· 第二十六章 真真假假
252	· 第二十七章 七子降生
261	· 第二十八章 权柄在手
271	· 第二十九章 祈福之行



283	· 第三十章	花溪流觞
291	· 第三十一章	违制晋封
299	· 第三十二章	万寿庆典
308	· 第三十三章	鹿苑惊魂
315	· 第三十四章	气血不顺
323	· 第三十五章	瑶池飞天
332	· 第三十六章	诅咒事件
341	· 第三十七章	祭践花神
350	· 第三十八章	同日寿辰
360	· 第三十九章	养女邯郸
369	· 第四十章	请旨选美
377	· 第四十一章	诰命人选
387	· 第四十二章	国舅大婚

Contents 目录 3



398 · 第四十三章 南下鄢陵
405 · 第四十四章 雷雨之夜
412 · 第四十五章 夜宴暗涌
419 · 第四十六章 姊妹共饮
427 · 第四十七章 苏豫伤逝
436 · 第四十八章 寡嫂志贞
444 · 第四十九章 一朝无权
453 · 第五十章 众生百态
462 · 第五十一章 疾风骤雨

473 · 第五十二章 人心不古
479 · 第五十三章 凤凰落架
486 · 第五十四章 凤凰涅槃
495 · 第五十五章 密室幽禁
503 · 第五十六章 庆王自立
510 · 第五十七章 波谲云诡
518 · 第五十八章 复返自然
528 · 第五十九章 月上中天
539 · 第六十章 花落何处





第三十章

花溪流觞

这花溪池其实不是一个完整的池子，而是围绕花径开凿出来的一个半米左右的不规则环形，有的掩映在花下，有的从亭旁流过。花溪池一年只用一次，即每年三月三的花溪流觞，据说这是前朝皇帝模仿偃朝风俗而建的。

睡到半夜，辛情似乎有些不安稳，嘴唇不停地动来动去，却完全听不出内容。拓跋元衡紧紧抱着她才好点，两手紧紧抓着他的衣服不放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眼睛周围出现了一圈黑眼圈。

用过早膳，辛情让冯保将那几卷账目送到贺兰光猷宫中，说皇上已看过同意了，让她去办就好了。然后让冯保传了太医。

太医来看过说不妨事，开了些安神的药。太医走后，辛情叫过冯保。

“冯保，我让你办的事如何了，人找到了？”辛情问道。

“回娘娘，已办好了。”冯保说道。

“好！”辛情笑着说道。

那天晚上，辛情又没睡好，一大早起来就让冯保去丹青院传画师。

拓跋元衡下朝去翔鸾殿看过左昭仪母子，想到太监乐喜说辛情昨儿传太医的事，出了翔鸾殿便朝凤凰殿来了。到了凤凰殿却见满地的画卷，几位画师还在不停地画。画师将画好的画一幅幅展示给辛情看，辛情总说这里不对那里不对。拓跋元衡低头看了看，似乎都是菩萨像。

“你这是折腾什么呢？”拓跋元衡问道。

“臣妾这些日子总梦见一位菩萨，臣妾也不明白怎么回事。昨晚梦里臣妾才见真

切，菩萨说她是送子观音，臣妾若想诞育皇子须得为她塑金身诚心供奉，所以臣妾一大早传了画师来画菩萨真容。”辛情说道。

“画了这么多，都不是？”拓跋元衡拿起一幅看了看，“这不就是送子观音吗？怎么还画？”

“这些都和臣妾梦中所见的观音不一样。”辛情说道。这时一位画师画完了，辛情走过去看了看，“鼻子不像，再柔和些，天庭也不够饱满。你画的这幅太生硬了。”画师展开画卷开始重新画。

又画了好几幅，辛情都说得不像，“算了算了，下午换几个人来画吧，你们画来画去都不像。”画师们告退了，辛情让人仔细收拾了那些菩萨画像，说是不能轻慢了菩萨。

“什么时候这么诚心了？”拓跋元衡笑着问道。

“从七皇子出生！”辛情半真半假，“唉，出生便是王爷，以后臣妾再好好教导，您再偏着臣妾一些，臣妾的皇子说不定就能当太子了呢！”

“野心！”拓跋元衡笑着说道，

“有个儿子当靠山，将来臣妾人老珠黄了心里还能有个念想，有份希望，否则这以后的日子怎么打发呢！”辛情说道。

“想得倒长远！”拓跋元衡说道，掌心覆住她一只手，“还说那孩童的衣服是给七皇子的，原来是给自己留的，还敢跟朕讨人情！”

“臣妾一向乐于送顺水人情！”辛情笑着说道。

“朕说你心机重还不高兴，怎么样？”拓跋元衡笑问她。

辛情收了脸上的笑，低垂了眼帘，“臣妾不是心机重，只是怕您的冷嘲热讽。”

“开玩笑，朕会对你一个女人冷嘲热讽？”拓跋元衡问道。

“皇上，臣妾以前一心想着离开皇宫，所以狠心——”辛情头更低，声音也更低，“臣妾就算再狠心也难过了很久，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，跟剜自己的肉一样。皇上以前告诫过臣妾，您唯一不能容忍的事是对皇嗣下手，臣妾现在知道，您当时那么说是提醒臣妾，是对臣妾网开一面。可是臣妾当时心存侥幸，没想到您真是明察秋毫。说实话，即使被您贬去温泉宫，臣妾也没有任何悔意。可是，自从臣妾看到左昭仪因为腹中孩儿笑得那么幸福的样子，臣妾就很羡慕也很嫉妒，还有翔鸾殿里那些可爱的小衣服，臣妾好几次都想偷偷拿几件！您说的那些衣服，其实本来也是给七皇子的，可是，臣妾一直舍不得送。要不是被您看见，臣妾才不会那么说的。您想，如果当时臣妾说是给自己孩儿准备的，您就算嘴上不说什么，心里也一定会笑臣妾，所



以——”

“朕什么时候笑过你？”拓跋元衡抬起她低得不能再低的头，“你的话朕都听到了，知道朕当时想什么吗？”

辛情摇头。

“朕当时想好好打你一巴掌，若皇子还在这会儿该会叫父皇母妃了。都是你这个妖精狠心！”拓跋元衡捏她的脸，看到她痛得皱眉才松了手，“若是别人如此妄为，朕早让她死十次八次了，偏偏是你这个——”不解恨的样子又捏了一把，辛情的脸都被捏红了。

“皇上，您恨臣妾是不是？”辛情问道。

“当然！”拓跋元衡答得痛快，看看她沉重的样子又接着说道，“不过，你学乖了朕就饶你这一次了！”

“谢皇上大人有大量不与臣妾这个小女子计较！”辛情露出笑脸。

“又做戏给朕看！”拓跋元衡说道。

“哪有，臣妾这次可是诚心诚意的！”辛情笑着说道。

两人用过午膳，冯保又传来许多位画师。直到晚膳时分，才有一位画师的画差强人意，辛情高兴得很，让冯保重重赏了那年轻的画师。

拓跋元衡看过之后，脸色似乎有些不悦。辛情看看画像，又看看拓跋元衡，“皇上，这画像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拓跋元衡没看她，只问那年轻的画师：“你怎么会画这幅送子观音像？”

年轻的画师赶忙跪地，“回皇上，微臣画了很多幅，娘娘都不满意。后来微臣仔细想了娘娘说的送子观音，似乎很像微臣故乡的送子观音像，所以微臣斗胆画了出来。”

拓跋元衡点点头，“你故乡何处？”

“微臣祖籍偃朝清岭，八岁上随父亲来到帝京。前年蒙圣恩得以进丹青院供职。”年轻的画师答道。

“你的记性倒是不错，时隔这么多年还记得故乡的观音像。”拓跋元衡说道。辛情的心一紧，也看向那文质彬彬的画师。

“回皇上，微臣之所以记得，是因为家慈一直供奉送子观音以还愿。家慈成婚五年不育，后遇高人指点供奉送子观音，不到一年便产下微臣。家慈曾在菩萨面前许愿，若果得子嗣一定终身供奉菩萨。”年轻的画师不紧不慢地说道。

“哦？那观音可还在？右昭仪正想求菩萨赐育皇子，既然那菩萨如此灵验，不如送给右昭仪可好？”拓跋元衡问道。

“回皇上，家慈三年前过世，那尊白玉观音已随葬了。”画师说道。

“真是可惜，若还在送给本娘娘，本娘娘就不用折腾你们来画了。”辛情说道，看看拓跋元衡，“皇上，既是他故乡的送子观音，不如派人去请一尊菩萨回来让臣妾供奉如何？”

“胡闹！”拓跋元衡说道，“堂堂北戎，难道还要去他偃朝请一尊观音？既然画了出来，就命人用上好的玉碾一尊吧！”

“是，皇上，臣妾明白了！”辛情说道。

遣出画师，拓跋元衡探究似的看了会儿辛情才收回目光，神情如常地与辛情说笑。

第二天开始，辛情除了料理后宫，还不时催问那观音像什么时候能完成。同时派人在瑶池殿设香案及香炉玉瓶等物，命人建一座坐西朝东的四尺高的神案，只等那菩萨碾完到护国寺开过光之后便供奉起来。

自从几座殿宇开始重新收拾后，太后每次见到辛情都神色冷冷的。辛情当没看见，依旧恭敬地去请安。

某一天无人时，冯保小声说道：“娘娘，乐总管说，前儿皇上去慈寿殿请安，皇后也去了。”

“怎么？商量着让皇后重掌后宫？”辛情笑着问道。

“娘娘英明。太后说既然皇后的身子好了，三月的庆典又都不是普通的庆典，还是由皇后来主持才合礼数。”冯保说道，口气里有些担心。

“皇上怎么说？”辛情问道。

“皇上只说过一阵子再说，皇后的身子还要好好将养巩固才是。”冯保说道。

“呵呵……皇上的话恐怕让皇后的身子又不好了呢！”辛情看看冯保。

“老奴明白了，老奴马上派人去办！”冯保说道。

“唉，但愿皇后可别得什么太重的病。否则，又有人要怀疑娘娘我了。”辛情笑着。

“老奴遵旨！”冯保点头。

三月三这天，辛情一袭红裙紫袍陪伴拓跋元衡驾临花溪池，群臣后妃早已围着花溪池畔等候着了。这花溪池其实不是一个完整的池子，而是围绕花径开凿出来的一个半米左右的不规则环形，有的掩映在花下，有的从亭旁流过。花溪池一年只用一次，



即每年三月三的花溪流觞，据说这是前朝皇帝模仿偃朝风俗而建的。

祭拜完毕。花溪流觞正式开始。太监们陆续在上游放了些盛了酒的木杯子，杯子随水漂流，到谁面前打转或停住，那人便要赋诗或饮酒。辛情坐在拓跋元衡下首。

杯子流了好几盏也没轮到辛情和拓跋元衡，轮到的男人和女人们一个个都兴高采烈的——这样展露才华的机会可不多，要是谁的诗让拓跋元衡印象深刻，那以后升官发财的机会就多了。

轮到的妃子们也高兴得很，估计都想把自己包装成美女加才女，不过她们作的“诗”——连辛情这样自知完全没有古典文学素养的人都觉得实在是太过于“差强人意”——差点强奸别人的意志。

终于，杯子停在了辛情面前。辛情笑看那杯子，向前稍稍伸手拿起杯子，笑着对拓跋元衡说道：“臣妾罚酒！”然后掩杯一饮而尽。拓跋元衡看着她笑了笑。

又放了几回杯子，这回杯子停在了左昭仪面前。所有人都看她。她没拿杯子，浅笑着对拓跋元衡说道：“臣妾不才，可是臣妾现在还不能饮酒，所以只好勉为其难赋诗一首贻笑大方了。”

拓跋元衡微笑着点了点头，然后又微微转过头看了辛情一眼。

左昭仪低头略略思索，轻声吟道：“日惟上巳，时享有巢。中尊引桂，芳筵藉茅。书童囊笔，膳夫行庖。烟霏万雉，花明四郊。沼萍白带，山花紫苞。同人聚饮，千载神交。”（注：此诗乃唐代席元明《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》）

辛情虽然不甚解其意，但是人家这种出口成章的本事已经可以让她自卑到死了。全场安静得很，辛情想笑，看看人家，刚才那些吟诗作赋的这会儿想跳进那曲水里溺毙了吧？还好她没那么厚的脸皮，否则她现在就算没跳进去淹死，回到凤凰殿她也一定会找盆水把自己淹死的。

“左昭仪娘娘文思敏捷，甚有才思，实在令臣下汗颜！”辛情看过去，微微一扯嘴角，马屁拍得真快。

有人第一个放了礼花，接下来那礼花差点没把辛情耳朵这服务器弄残了——流量太大。看一眼拓跋元衡，他正一脸含情脉脉地看着左昭仪。

“左昭仪的诗作得好，有赏！”拓跋元衡说道，转头吩咐了小太监几句，小太监忙答应去了。

“皇上，臣妾不敢要赏赐，只不过是作来博大家一笑的，又不是考状元还要赏赐。”左昭仪仍是浅笑着。

“爱妃不必过谦，爱妃的诗不仅在女子中夺魁，比起大臣们的诗也不相上下。”

拓跋元衡笑着说道。

妃子们脸上有些讪讪的。辛情微微一笑，自嘲着说道：“各位不必懊恼，比起我连诗都不会作的，各位不知好了多少倍呢！”

女人们投来或鄙夷或感谢的目光。

“是姐姐谦虚了！”左昭仪仍是浅笑。

拓跋元衡大笑，像是听了一个好笑的笑话，端起面前的金樽指着辛情，“她这个人最不会的就是谦虚，所以朕要罚她一杯。”看着辛情的眼睛，“右昭仪，你不反对吧？”

辛情笑得阳光灿烂，“皇上赐酒臣妾荣幸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反对呢？请皇上赐酒吧！”

“这杯！”拓跋元衡笑着说道。

辛情起身来到拓跋元衡身边，双手接过沉甸甸的杯子，看了看杯内，然后看拓跋元衡，“皇上好小气，只赐半杯酒！不过，臣妾还是谢皇上赐酒！”

那酒刚刚沾上舌尖，辛情便知这酒辛辣异常，心里骂拓跋元衡故意整她。借袖子挡着，辛情换了口气，一口气喝掉了。饶是这样，还是呛得很，忙用袖子遮掩着，轻轻咳了几声。辛情觉得自己的脸发烧了。

拓跋元衡恶作剧得逞一样哈哈大笑。辛情在袖子里攥了攥拳头，“谢皇上赐酒。”起身归座，借着水里的倒影，辛情看到自己的脸红彤彤的。

游戏继续，水杯这回停在了拓跋元绪面前。他看看酒杯，拿起杯子，对拓跋元衡说道：“臣弟作诗。不过这诗只得两句，所以臣弟作诗之后还是要罚酒。”

“说来听听！”拓跋元衡说道。

“国色朝酣酒，天香夜染衣。”（唐李正封《咏牡丹诗》）拓跋元绪笑着说道。他这诗一出口，所有人都看向辛情，刚刚只有她被拓跋元衡罚了酒。

“庆王，你这是写什么？”拓跋元衡笑着问道，却微微眯了眼睛。

“皇兄，臣弟写的是牡丹。前几年臣弟曾奉旨前往偃朝，正赶上偃都牡丹节，一直难忘胜景。适值臣弟府中两盆牡丹正开得好，所以臣弟才有此两句，下面两句一直未能作完。”拓跋元绪说道。

“哦？庆王府中的牡丹开得好，朕改日去看看。”拓跋元衡说道。

“臣弟恭候圣驾。”拓跋元绪说完，一口喝下了那杯中酒。

辛情低头，看见水里自己的倒影正微笑着。

流觞的游戏又玩了一会儿便结束了。拓跋元衡说御花园中虽没有牡丹，可是桃李也艳得很，于是众人随驾到了御花园。御花园中桃花红若云霞彩锦，芬芳弥漫，熏人欲醉；李花白似雪挂枝头，团团簇簇，香气扑鼻。辛情每日皆见，所以没什么兴趣，



只是一脸职业化微笑跟在拓跋元衡身边，他另一边是左昭仪。

拓跋元衡笑着看了看身边的两个女人，停住脚步，对群臣说道：“各位爱卿以桃李为题赋诗一首，胜者有赏！”

群臣们知道皇帝是要他们借花作诗夸他的两位美人，于是便纷纷冥思苦想，只求作一首让皇帝和两位昭仪都满意的诗。最后拓跋元衡钦点了一首为首，辛情虽听得半吊子，不过后面那几句“千年万年不凋落，还将桃李更相宜。桃李从来露井傍，成蹊结影矜艳阳。莫道春花不可树，会持仙实荐君王。”倒是听懂了。听到那句“会持仙实荐君王”心里便想着，这马屁拍的，就一个字“绝”。左昭仪刚生了儿子，他就来这么一句，既夸了左昭仪又夸了左昭仪的儿子是神仙托生，暗地里又夸了拓跋元衡，真是高！辛情看一眼那中年官员，果然一脸油条马屁相。正好走到一棵桃树下，辛情伸手接了几片桃花，忽然想起唐伯虎那首《桃花庵歌》。之所以特意花了工夫去背是因为前面几句句句有桃花，第一次读的时候觉得好玩而已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拓跋元衡问道，他见辛情正对着手心里那几瓣桃花在笑。

辛情侧头看拓跋元衡，“没笑什么，想起一首桃花诗。”

“哦？是什么？”拓跋元衡问道。

“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里桃花仙；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换酒钱。”辛情只念到这里，这样的通俗正适合她，后面那些有哲理的就不念了，免得显得她很有学问。

“这是谁的诗？朕怎么不知道？”拓跋元衡看她，眼神有些深不可测。

辛情一笑，手一挥，手上的桃花飘落下来，“臣妾以前在乡间听一个花农天天念叨，听多了记住了。”辛情哪里知道这里的人有没有听过唐伯虎这号人物，所以还是决定不说为妙。

拓跋元衡带着人看完花已到午膳时分，于是在正对着御花园的挹芳阁赐宴欣赏歌舞，直闹到下午三四点钟才散。

回到凤凰殿，辛情要洗桃花澡，太监宫女们忙又去采了新鲜的桃花来。准备好，辛情泡在大桶里闭目养神。

原来古诗有很多也是命题作文，比如今日这桃李诗。要是拓跋元衡有心情天天指一种东西让他们作诗，估计记录的纸张能把全国的树都砍光了。不过真是羡慕这些人，一些看似平常的字组合起来就那么美，很有文化的感觉。要是让她写肯定是“桃花真红啊，像彩霞一样……”之类的，看着就没有美感。想想念书那会儿学的桃花诗貌似也不少，像《大林寺桃花》什么的。记忆最深的是陆游的《钗头凤》，俩可怜孩

子。自从看过那首词之后，她一看到桃花落就自动给加上“闲池阁”的背景，特凄凉的感觉。

“红酥手，黄滕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东风恶，欢情薄，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、错、错！春如旧，人空瘦，泪痕红浥鲛绡透。桃花落，闲池阁。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、莫、莫！”辛情捧起一捧水背诵道，心里第无数次痛骂陆游他老娘棒打鸳鸯。“唉……”辛情泡得差不多了，起身的时候身上还沾着几瓣桃花。一转身，辛情愣了一下，“扑通”坐回了水里，只露了个脑袋在外面。因为动作太大，水溢出去了不少。

“皇上什么时候有了看人家洗澡的好习惯？”辛情问道。她倒不是介意赤裸着给他看，可是也得给点心理准备啊，她一转身，他一动不动地站着——僵尸一样。

“本来没有！”拓跋元衡说道，声音让人听不出情绪。

“敢情还怪臣妾！”辛情笑着说道，用手抹了一下刚才溅到脸上的水。

“爱妃刚才念的是什么诗？”拓跋元衡不动。

“刚才？一对少年夫妻被棒打鸳鸯的词。”辛情说道。

“怎么想起念这个？”拓跋元衡微微眯了眼睛。

“忽然想到的而已，怎么了，皇上，宫里不准念这样的词吗？”辛情笑着问道。

“可以念，但是，你不可以！”拓跋元衡说道。

辛情一愣，“臣妾惹您生气了？”

“对，你惹朕生气了！”拓跋元衡的声音这回沉了些。

辛情这回彻底迷惑了，从早上开始想起，好像她没干过什么逾矩的事……

“臣妾敢问皇上，臣妾如何惹您生气了，臣妾好给您赔不是啊！”辛情问道。真他妈的，来趟古代，倒是见识多了，连文字狱都能赶上……关键是，她是文盲也能赶上，只能问候老天爷的妈了。

“哼！”拓跋元衡哼了一声，转身走了。辛情一头雾水，可真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……

辛情泡在桶里，仔细想了想拓跋元衡的话，忽然明白了，原来拓跋元衡在气她讽刺他强抢民女。可是话说回来，连祖宗规矩都不守的人还会介意人家骂他强抢民女吗？

直到水凉了，辛情才出浴，仍旧一头雾水。

冯保告诉她皇上走的时候满脸不悦。语气里很是担心。



“不是，娘娘。皇上下旨变动后宫制度，昭仪之上设贵妃位。”冯保说道，就是这道旨意，让后宫的许多人都猜测左昭仪诞育了皇嗣，本来又十分得宠，所以这贵妃位肯定是为她而设。

辛情一晚上都在琢磨自己怎么得罪拓跋元衡了，直到天快亮才睡着，因此很晚才醒。睁眼便见冯保在床边走来走去。

“冯保，散步就出去，在这儿晃来晃去的我眼花。”辛情说道，坐起身，随意披了衣服下床。

“娘娘，今儿一早皇上下了道旨意！”冯保说道。

“皇上哪天不下旨啊？”辛情打了个哈欠，有点头重脚轻。

“娘娘，皇上这道旨意，跟娘娘有关——”冯保说道。

“跟我有关？不会是废了我吧？”辛情问道，看拓跋元衡昨天晚上那个德行只能做这种猜想。

“不是，娘娘。皇上下旨变动后宫制度，昭仪之上设贵妃位。”冯保说道，就是这道旨意，让后宫的许多人都猜测左昭仪诞育了皇嗣，本来又十分得宠，所以这贵妃位肯定是为她而设。

“哦？昭仪之上，那昭仪降了等级了？”辛情问道。

“回娘娘，昭仪没有降等级，不过，昭仪只剩一位。”冯保说道。

“还有吗？”辛情问道。

“皇上朝上下旨之后，已让礼部开始拟制。”冯保说道。

“哦！”辛情点点头，“冯保，送子观音碾好了吗？”

“这几日应该就碾好了。”冯保说道，这右昭仪看起来不怎么担心啊，昨日皇上可是黑着脸从这儿走的，这要是左昭仪升了贵妃——

“让他们动作快点，本娘娘等得着急！”辛情说道。

“是，娘娘！”冯保说道。

那天晚上拓跋元衡去了翔鸾殿。辛情听了，不免有些忐忑。

第二天，辛情去太华殿请安也被挡了回来，辛情心里冷笑着往回走，干脆谁的安也不请了。

第三天一早用过早膳，辛情正考虑要不要去请安。还没考虑清楚，一个小太监上气不接下气地冲了进来，跪到辛情面前便道喜。

“喜从何处来呀？”辛情问道。放她出宫了？

话音刚落，乐喜带着一群人手拿圣旨进了殿。

“圣旨到，右昭仪独孤氏接旨。”乐喜说道，冲着辛情笑了笑。

辛情放下杯子，慢慢跪下，“臣妾接旨。”

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朕惟教始宫闱，端重肃雝之范，礼崇位号，实资翊赞之功，锡赐以纶言光兹懿典。咨尔右昭仪独孤氏，持躬淑慎，秉性安和，纳顺罔愆，合珩璜之矩度，服勤有素，膺綸翟之光荣。以册印封尔为贵妃。尔其懋温恭尚祇，承夫嘉命，弥怀谦抑，庶永集夫繁禧。钦此。”乐喜又念了一堆乱码。辛情只听懂了“独孤氏——贵妃”。

“臣妾遵旨，谢皇上恩典！”辛情恭敬地磕了头，乐喜走到她面前将圣旨交到她手上，笑着说道：“老奴给贵妃娘娘道喜！”

“乐总管有礼。”辛情起身。

“娘娘，皇上说，贵妃册封大典将于初八举行，这两日还请娘娘好好准备。”乐喜说道。

“是！”辛情说道。冯保早命人取了许多金银来打赏。辛情自头上取下一根簪子，那上面是一颗火龙珠，“小小谢意，请乐总管笑纳！”

“娘娘，老奴受不起！”乐喜说道，这珠子是御赐的，总共也没几颗。

“乐总管不必客气，以后还有麻烦乐总管的地方。”辛情笑着说道。

“愿为娘娘效力！”乐喜小心地收了东西，小声地说道。

乐喜带着人离开后，凤凰殿的太监宫女们跪了一地，忙给辛情道喜。辛情挥手让他们起来，自己看那些衣服彝器等物。礼服是正红色的，绣了九只金凤，看起来虽不

及黑色礼服庄重，但是却华丽异常。凤冠是六龙三凤冠，龙由金丝掐制，凤凰由翠鸟羽毛制成，龙嘴里垂下珍珠宝石，龙凤之间还有一些翠蓝花叶。凤冠的下部有两排以红、蓝宝石为中心，用珍珠围成的小圆圈。凤冠后面垂着六条叶状的装饰物，上面镶满了珍珠和宝石。凤冠上的翠蓝部分均由翠鸟羽毛制成，看起来能把人的眼睛晃花了。辛情捧起那凤冠，起码有四五斤，动了动脖子，还好这玩意儿不是天天戴，否则脖子都得提前报废。

“娘娘要去向皇上谢恩！”冯保笑着提醒道，终于把心放回肚子里了。不过要说这贵妃确实有手段，那样天仙似的并诞育了皇嗣的左昭仪竟然也败给了她。

“不，不去！”辛情笑着说道，她要给拓跋元衡一个惊喜。

“可是娘娘……”冯保着急。刚封了贵妃就这样没有分寸，难免落人口实。

“没听乐喜说皇上让好好准备吗？”辛情笑着说道。

初八那天，天空中还没有一丝亮色，辛情便睁开了眼睛，看着床幔脸上漫出笑意，然后起床收拾打扮。太监宫女们围了一圈忙忙碌碌，晃得辛情直眼花。那礼服一层一层的，辛情伸着胳膊任由宫女给她穿戴。最后那顶凤冠被安放在她头顶时，辛情立刻感觉脖子被压下去了两厘米。

这一通收拾之后天已亮了，辛情到镜前看了看，这才叫珠光宝气呢，光脑袋上这个估计就得值个几千万！

一个小太监进来回话，说仪仗已准备好，只待吉时便可前往太华殿。辛情问冯保什么时候了，冯保说还有一个时辰左右。辛情听了，动了动嘴角，让冯保把凤冠先拿下去。一个时辰等于两个小时，让她扛着这东西等两个小时，简直是酷刑。

辛情有点兴奋，她现在很想知道那册封大典到底是多大的排场，比右昭仪的排场大多少，真希望那些臭男人们也给她跪下。

估计过了一个多小时，辛情重新戴好凤冠，冯保躬身扶着她出了殿门。殿前的空地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，恐怖的是居然没有一点声音。不过辛情早已习惯了，端着肩膀目视前方慢动作一样走下台阶，所有人齐刷刷地跪下。

一个看起来有脸面的太监放开嗓子喊道：“娘娘起驾。”

所谓的起驾没什么交通工具，还是用自己的脚。

平时不长的路今天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辛情知道这是因为自己负重前行的结果。来到太华殿前面，辛情才看清楚，这个“小广场”上龙旗飘飘，侍卫林立，还有身穿各色品级官服的官员们。微微抬头看向太华殿高台之上，拓跋元衡一身龙袍负